



##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同心战沙海  
栽种万亩林

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组织民兵接续奋斗治沙造林记事

魏漠霖  
韩鹏伟

永明海子等零星遗迹。

沙进人退,永明村成为风沙东进的前沿。一旦沙丘前移,流沙便直灌总排干渠,挟带泥沙汇入乌梁素海,注入黄河,对流域生态安全与灌区水利运行构成严峻威胁。在这里,治沙不仅是绿化沙丘,更是一场守护水系命脉、保卫黄河安澜的艰巨战役。

1953年春,面对肆虐沙患,陕坝专员公署下发《关于开展春季苗造林突击运动的指示》,原陕坝军分区(后调整更名为巴彦淖尔军分区)发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号召。

杭锦旗民兵挺进沙海。彼时永明村黄沙漫天,沙进人退,一场疾风便可能掩埋良田。民兵们在极端恶劣条件下,挖坑栽树,压沙障、堵沙口,在沙漠边缘艰难植下第一片绿色。

“那时全靠人拉肩扛,用铁锹挖坑。树苗刚栽好,便倒倒大半,我们扶起来接着栽。”首批参加治沙造林的民兵张治祥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治沙,是艰难起步、敢为人先的壮举。没有经验,没有机械,民兵们硬是凭借一股韧劲,在沙海边缘筑起一道道生命防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杭锦旗民兵持续发力,组织民兵队伍更加集中、持久地向黄沙宣战。广大民兵常年奋战在治沙一线,铺草方格、栽沙枣树、埋设沙障,日复一日与风沙较量。

“一天下来,嘴里、鼻孔里全是沙,衣服口袋里能抖出半斤土。”人武部职工杨永平回忆。这位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扎根沙海的老兵,难忘那段战风斗沙的时光:风沙卷走刚栽的树苗,大家便重新挖坑、补栽,将零星绿意连片成林,在浩瀚沙海中筑起越来越稳固的绿色长城。

2011年,巴彦淖尔军分区在永明村划定万亩综合治沙基地,将杭锦旗民兵部队的“单点攻坚”升级为军分区统筹、多部门联动的“协同作战”。“要让村民留得住、过得好,先得把沙治住、把路修通。”军分区组织民兵一边栽树、埋沙障,一边联合地方单位修筑“双拥路”。

不久,一条长3500余米的“双拥

路”全线贯通,打通了永明村与外界的联系。昔日被黄沙围困的村落重现生机:沙尘暴少了,干热风弱了,因耕地恶化而外迁的村民陆续返乡,连久未露面的野鸡、狐狸也在沙地安家。屠申泽故地的生态脉络,悄然复苏。

“以前这儿全是沙窝,大风一来,沙能埋过半截院墙,最怕夜里起风。如今能在沙地里种庄稼,这变化想都不敢想。”64岁的永明村村民运成站在笔直的“双拥路”上,望着两旁挺拔的白杨树感慨万千。如今,沙漠中的梭梭林已长成48公里长的绿色屏障,不仅守护了村庄,更牢牢锁住了涌向总排干渠、乌梁素海和黄河的流沙,为河套平原筑起一道生态安全防线。

2023年,“千名民兵万亩林”活动正式启动。巴彦淖尔军分区再次升级治沙模式,组织各旗(县、区)千余名民兵挺进黄河“几”字弯北侧,用实际行动传承治沙精神。“我们要把前辈的精神传下去,让沙海变绿洲的梦想早日实现,让屠申泽的碧波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民兵热吉玛一边为梭梭苗培土,一边坚定地说。

大漠绘丹青,绿进沙生金。站在沙丘高处极目远眺,70余载治沙硕果铺展眼前:昔日黄沙漫天,今日绿意连绵;昔日沙进人退,今朝绿进沙退;昔日威胁粮系、危及黄河的流动沙丘,如今被一道道绿色屏障牢牢锁住。

气象数据见证变迁:当地沙尘暴、干热风、浮尘天气年平均日数显著下降,80余种动物重返家园,30余种沙生植物扎根生长,附近湖泊中鲈鱼、鲢鱼等游弋其间。屠申泽故地的生态脉搏,正随着民兵们的治沙脚步,重新变得强劲有力。

“治沙没有终点,只有连续的起点。”巴彦淖尔军分区领导望着眼前绿洲,信心满怀。“从20世纪50年代的艰难起步,到一代代民兵的持续攻坚,再到军分区的统筹治理,我们要一茬接着一茬干,让北疆的绿色长城越筑越牢,让黄河‘几’字弯的生态底色越来越亮。”

上图:杭锦旗民兵在乌兰布和沙漠种植梭梭。  
高小强摄

周昆烈士之子周义航给父亲写信展露心迹——  
“您的路,我在继续走”

■本报记者 贾启龙 刘国顺

清明节前夕,古都金陵细雨霏霏。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二学员周义航的口袋里,揣着一封刚刚写好的信——给父亲周昆的家书。

周昆烈士牺牲时,周义航刚满18岁,正在备战高考。噩耗传来,他知道,那个总是匆匆出门、很少陪他的父亲,这次再也回不来了。

整理父亲遗物时,周义航发现了一封父亲牺牲前写给他的信:“孩子,人生的路,要走好每一步,为自己擘画未来,为家庭承担风雨,为社会体现价值,吾将吾身献吾党,这是一生的事业。”

折上信纸,周义航泣不成声。多年积压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这封信,后来令无数网友潸然泪下。对周义航而言,这不仅是父亲的深情嘱托,更是他人生航程中永远明亮的灯塔。

2024年,周义航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思政课上,老师播放了一段影像资料:雨雾里,一个迷彩身影无

畏逆行,背影模糊却伟岸。坐在教室里的周义航,第一次从另一个视角看父亲的样子。那节课,讲的不仅是他的父亲,还有边境线上跋涉的巡逻兵、森林火灾时逆行的消防队员……

课后,周义航一个人跑到操场的角落待了很久。回到宿舍,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年少时,我总埋怨您的缺席。原来,您那些夜晚的缺席,都变成了舒兰百姓家亮起的灯。您从没离开过我,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着万家灯火。”他明白,父亲当年的义无反顾,并非不爱家,而是因为要顾“大家”。

2025年夏,周义航特意去了一趟舒兰。身着戎装的他站在父亲牺牲的地方,远处村庄炊烟袅袅,他轻声低语:“爸,我懂了。您守护的,是万家灯火。”

刚入校时,周义航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体能仅及格及格线。父亲信中那句“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

一直激励着他拼搏进取。2025年,他从上千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江苏省高校数学竞赛二等奖。

周义航的口袋里一直装着父亲留下的军人保障标识牌。他说:“我毕业后要像父亲一样,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把‘吾将吾身献吾党’的誓言,镌刻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中。”

那次回舒兰,周义航在人武部营区外墙宣传栏看到,一个小朋友指着父亲的照片向同伴介绍:“我知道这位叔叔,他是大英雄!”那一刻,他眼眶湿润。小时候,他常把“我爸是军人”挂在嘴边。彼时,这句话带给他的是自豪,而今,他真正读懂了其中的分量。

“爸爸,您的路,我在继续走;您未竟的事业,我来接着干。”周义航在信中写道。他坚信,九泉之下的父亲一定会听到他的心声。因为,他在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在课堂上记录的每一份笔记,都是给父亲的回信,都是对精神的传承。



清明节前夕,安徽省砀山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和小学生走进县烈士陵园,开展祭奠英烈活动。图为民兵和学生一起擦拭烈士墓碑。  
李金春摄

烈属叶庆华和志愿者团队为红军烈士画像——  
落笔含情慰英烈

■胡萍 本报特约记者 肖力民

清明将至,于都河畔,江西省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暖意融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此举行:孟祥斌烈士遗孀叶庆华与高校志愿者团队,将100幅精心绘制的红军烈士画像郑重交到烈士亲属手中——长眠于长征路上的英烈跨越时空,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亲人“重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未谋面的爷爷和外公!”退休干部欧阳小军手捧画像,泪眼眼眶。他的爷爷欧阳观音先后参加了第四、五次反“围剿”,在长征途中牺牲;他的外公范水长1931年参加红军,也在漫漫征途中壮烈牺牲。范水长兄弟五人,四人参加红军,三人捐躯,一人重伤返乡。面对叶庆华和志愿者,欧阳小军难掩激动:“是你们让我‘看见’了先辈们真实的面容。”

这一幕,源于叶庆华的一次偶然触动。得知家住于都的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守望丈夫王金全90余年,同为烈士遗孀的她深感共鸣。

2024年底,叶庆华带领安徽师范大学志愿者团队,为106岁的段桂秀绘制

了一张特殊的“结婚照”。“照片”中,身着红军军装的王金全风华正茂,一如1934年于都长征出发时的模样;身穿蓝布大襟褂、面带温婉笑容的段桂秀依偎在丈夫身旁,幸福洋溢(报道详见本报2024年12月9日第3版)。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年6.8万余名于都儿女投身红军,其中1.7万余人踏上长征路。新中国成立时,参加过长征的于都籍红军仅余277人。全县有姓名记载的烈士1.6万余人,遗憾的是,许多人连一张照片都未能留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叶庆华萌生一个念头:为于都籍烈士画像,让红色记忆看得见。

对此,于都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大力支持。他们动员退役军人、民兵骨干进村入户,协助团队寻访烈士后人、挖掘珍贵史料;高校志愿者则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加班加点创作。

“无照片可依,无影像可循,仅凭寥寥数行史料勾勒英烈容颜,是画像工作面临的很大挑战。”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尤雷青在谈及为于都县新陂乡移陂村丁仙福烈士绘制画像时,感慨

地说。丁仙福生于1906年,1933年5月投身革命,1934年10月跟随部队踏上长征路,在安远县战斗中壮烈牺牲。尤雷青反复研读史料,揣摩细节,试图还原这位农家青年奔赴战场的坚毅神情。“每一次落笔,都是对英雄的致敬。”画像完成,丁仙福的曾孙丁利军激动地说:“这就是我心中爷爷的样子!”尤雷青如释重负,眼眶微红。

一笔一画寄深情,一纸丹青慰英烈。截至目前,志愿者团队已完成200余名于都籍烈士画像的绘制与交付。据悉,10余年来,叶庆华联合安徽师大、浙江师大、中央美院等10余所高校师生,累计为1000多名烈士寻亲,为1000多名烈士画像,编绘15册烈士故事绘本,开展红色宣讲400余场。

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让烈士英容永存,让英雄精神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激励更多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

■本版责任编辑 司李戎



连日来,贵州省六盘水市军地组织“老兵宣讲团”走进中小学校和生互动。  
赵娟娟摄